

槟榔屿华人 回首来时路



槟榔屿华人史话

◎ 张少宽

燧人氏

方 卷 叢 書

檳榔嶼華人史話

Historical Anecdotes of the Chinese in Penang

张少宽 著

by Teoh Shiaw Kuan

燧人氏

方志丛书

槟榔屿华人史话

张少宽 著

出版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 Bhd.

277 Jalan Desa Mesra, 58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012 310 3300 传真: 03-7980 0310

电邮: prometheus@first.net.my

类别

地方历史随笔

编辑顾问

张景云

封面设计

陈维钊

印刷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Printed in Malaysia by

Vinlin Press Sdn. Bhd.

56, Jalan Radin Anum Satu, 57000 Kuala Lumpur

出版日期

2002年9月初版

国际书号

ISBN 983-2197-10-4

燧人氏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檳榔嶼華人史話

—— ㄣ 謹以此書紀念先父子金公 ㄣ ——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序

槟榔屿开埠(一七八六年)迄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但是,之前以华文著述,描写槟榔屿华族社会动态的,则有如凤毛麟角,非常罕见。一百余年前,有力钩、张煜南等首开风气;接着是张礼千、刘士木、姚楠等辈著述等身。其后把华族社会、活动、人物、与名山胜迹联系起来,赋与文学家的生花妙笔,加以叙述的,则要推六十年代的邝国祥了。张少宽另辟蹊径,从研究碑铭、匾额、墓志、板刻等开始,他踏遍福建公冢、私冢,也走遍寺庙、宗祠及古迹,数十年如一日,苦心、务实的耕耘,竟能使用这些崭新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为华社保留了珍贵的文献,这是个重要的贡献。

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悠久,槟榔屿尤称首选;但向为学者所忽略,是有其一定的道理存在的。首先由于殖民地政府档案及大量史料,多与华人痛痒无关,是造成学者面对研究的大困难。

其次是本地华人的珍藏书籍及图片,在日军占领时期,人人以求自保,全被毁灭殆尽。再次是我国自独立以来,一般上学者的研究兴趣,大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教相关的课题上,对于华人社会动态的另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如今则因时移势迁,有所改变。很显然的,华人与华社的结构与运作,有助于维持国家秩序、社会安宁,以及大力推动我国的发展快车。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的事物,以及先贤的丰功伟绩。

《槟榔屿华人史话》所搜录的文章，足以弥补历年来华社因资料奇缺，而遗留下的空白篇幅。这是张少宽继《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后的力作。他的首部著作，由李氏基金赞助，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并列入“东南亚史料丛刊”），获得傅吾康教授撰文推介于国际权威学刊（*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法国出版），确实为本地学术界争光不少。

我对张少宽的苦学精神，深感钦佩。他在研究方面的认真与严肃的态度，尤其他对我华裔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令人非常赞赏。我很高兴看到本书的成功出版，更乐意介绍《槟榔屿华人史话》这本好书，以勉励他为华社既付出的一切心力。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为发扬我华人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槟城州首席部长〕

二零零二年三月

张景云序

(一)

过去三十五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华文学术,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来说,比前一时期或上一代进步了多少?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而不容易回答这个事实其实就已经从侧面揭示了没有进步的答案。学术(和广义的文化)必须有积淀才算进步,每一代学术工作者都必须在前人所奠下的基础上(所谓“巨人的肩膀”)去进一步经营,代代深耕厚积,文化土壤才会肥沃丰饶。

很遗憾的,前一代的人文与社科学者,除开一两个“异数”(首先让人想到的是郑良树,继之则有何启良),以及中生代中如何国忠、祝家华、曾庆豹辈,在文化身份和种族政治等方面的研究上开创了风气之外,能交出具体成绩的实在不多。近数年来这个荒凉景象开始改变,若干本地出身的青年学人,加上他们从台湾、中国大陆回国的同侪,逐渐形成一支新生学术队伍,在这个学术资源极度匮乏(和不开放)的环境里,无往可继而竭力开来。今天谈马华学术,恐怕要谈的以这一辈后来者的前景如何为大要。

其实马华学术有两大问题,一直都没有受到应得的注意。首先,南洋学/东南亚研究从战前“南洋学会”发轫以来,至战后初期曾经历过一段辉煌岁月,不意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有余的日子里却突然断层而呈现一片空白。这是大马华人最有条件做得最好的学术领域,无论是中国/南洋交通史、东南亚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各族移民史、民族学与人类学,甚至至于

考古学，作为在地族群，我们自己交不出成绩，实在愧对艰辛开创的前贤。

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这问题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人思考过，今天西方思潮泛滥世界每个角落，东方人几乎不假思索的移植过来，这种学风令人担忧，不是由于西方学术思想必然不适宜东方文化土壤，而是嫁接必须有个取舍与调适的过程。我自己从十余岁直接从英文源头接触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思潮以迄，四十多年来都在西方前卫文化思潮中打滚，惟八年前就作了这样的告解和反思：“今天若要坦白交代的话，我想箇中原因在于自己在文化认同上总是自视为边缘人，总是觉得自己秉性前卫，应该做个世界人，不屑一顾脚下的土地。”这显然也不是马华文化独有的问题，中国思想界的“东风/西风”议题总是方兴未艾，或许日后还会争论得更激烈，反思得更痛苦。

（二）

在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里，出现像张少宽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艰苦卓绝的学人，华社何其幸运，而张君本人又何其不幸。少宽兄是所谓的民间学者，即是说他并非厕身正规学术机构，并未获享这些机构和制度所施予的学术资源，而是独立的以学术为志业，学术工作所消耗的每一分时间、精力、物质、钱财、忧思和生命，都一律剥削自他单薄的身心上。我们看他这样回顾：“我积极从事艰辛苦涩的田野工作时，既没有基金支持，也欠缺贵人的赞助，更无良师益友指示迷津……”，“当年的生活，不很稳定，收入也有限，经常捉襟见肘，认真的说，哪来闲情与金钱去从事搜集这些金石铭文与掌故，为未来有心从事研究早期华族社会工作者作为铺路？……”。这几句告白，读的人和写的人一样都一字

一泪，焕发着百年以来马华读书人的苦心孤诣与铮铮风骨。

少宽兄穷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搜罗整理槟榔屿华族历史资料，用功之勤，成绩之丰，庶几无人能出其右，而他的治学途径，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两相结合，故而能抉微发幽，多所创获。他是个家无恒产的读书人，日常须得为衣食劳碌奔波，而他竟能不易其志，三十年如一日，一篇接一篇的将研究与著作的成果贡献给华社。然而他从中获得的物质报赏有多少，他今天的生活条件如何，他又从华社文化与学术界获得了什么荣誉与精神上的肯定与赞赏？要勇敢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想华社就有必要对本身所立足的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作全盘与深刻的反思。

历史的部分功能，是保护族群的集体记忆，并藉以维系族群的向心力；史学工作虽然具此外在功能，却不会因此而削减其内在的专业规范与自主。依今天华社的认识水平，“保卫三宝山”，“反对义山发展”，然而何所为而保卫、而反对？——如果整个华社可以因此动员起来奔走呼号，而没有一位丹斯里或“侨领”（对不起，不少这类人物是只有五六十年前的认识和眼界）肯为张少宽的学术工作动一根脑神经、拔一根毛。公冢的碑石铭文，能耐得多久风摧雨濯、人心麻痹，而张少宽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以及同类无机缘问世的著录）却肯定可以传世——尽管今天一直受到冷漠的待遇。

（三）

少宽兄这部《槟榔屿华人史话》，不是正规的华人史，而是通俗写作范围内的华人史随笔，然而过去的马来亚华文历史写作，颇有不少是随笔性质和形式，只要写作态度和学术要求都严谨，这并不会损于作品的学术价值。少宽兄并未因为要照顾读者

的阅读品味而牺牲掉许多注脚，因此在凡是重要或关键性的事实上，做到言必有据，而且钜细不遗；此外他也留意一切相关的文献，对前人或别家的论说，可加强则加强，应纠正就纠正，态度毫不含糊。正因如此，他的注脚不但未减损，却反而增益了文章的可读性。

这部《史话》史料价值高，少宽兄在序中所言，“为未来有心从事研究早期华族社会之学者铺路”，就是这个意思。清末大儒吴汝纶说，“方志之作尚矣，网罗散佚，撰集旧闻，为史者资焉”（《安徽通志·序》）。一部正史如巍峨伟构，方志暨史料搜集整理则是披沙造砖，工作仿佛很不起眼，然而意义非凡。华人移殖槟榔屿，是马六甲之外马来半岛各地最早的华人移殖历史，槟岛各类华人社团历史悠久，文物资料丰富，有者更是财力雄厚，这方面爬梳整理的工作实有赖各方面开放胸襟戮力以赴。

前文谈到学术断层的问题，在南洋学/本土研究方面特别明显，然而默默耕耘的“民间学者”还是大有人在，而学院派学术队伍在逐渐壮大之中，也有不少青年学人转向这个领域发展，前人遗绪终有赓续的希望。



二零零二年四月

自序

• 张少宽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我要感谢张景云宗兄的鼎助，大力介绍予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记得在七十年代，我积极从事于艰辛苦涩的田野工作时，既没有基金支持，也欠缺贵人的赞助，更无良师益友指示迷津；当时，只凭一股傻劲与冲动，以为这批珍贵的史料，却是维系我华裔社会的历史文物，与其让它湮没、流失，非常可惜。然而，偏不见有本地学者、专人，挺身进行搜集工作？一件与华社关系这么重大的事，竟然不见有人肯献身，如果再不关心，即刻进行搜集的话，待到下一代想做时，这批无价的文化遗产，恐怕要损失更多！

为了赚取额外的费用，以便弥补研究工作上诸如摄影、资料等的开支，在业余时间，开始撰起稿来，不知不觉自己也当了一名“爬格子的动物”。只是，当年的生活，不很稳定，收入也有限，经常捉襟见肘；认真的说，哪来闲情与金钱去从事搜集这些金石铭文与掌故，为未来有心从事研究早期华族社会工作者作为铺路？这么一件苦差，也只有被视为近乎傻子才会做的事。今日回想起来，倒也佩服自己当年的勇气与傻劲！

我的处女作《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历经二十余年的辗转，才由星洲叶钟铃兄交予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由李氏基金赞助，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单行本，列入“东南亚史料丛刊之五”。傅吾康教授撰文介绍于法国著名年度汉学出版目录学刊：*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1998，至此总算吐气扬眉。

《槟榔屿华人史话》所搜集的文章，是笔者自七十年代起陆续发表的部份拙作，其中如本屿著名中华民国革命元老吴世荣令人悲叹的身后事、建德堂的开基宝地、极乐寺的先知先觉长老善庆和尚、慎之家塾的“富贵屏”、峇峇书法家谢增煜、郑大平在新关仔角的“吃风楼”等。今日这些事物多已荡然无存，更无踪迹可寻，只能令人感慨系之。

我要感谢《光华日报》的前总编辑司徒添兄，要不是他极力的催稿，在“新纪元”专栏发表，本编的后期作品，成绩就不会如此的理想。一九九五年，董事经理温子开先生提议我把先前发表过的拙文，整理成秩，交由《光华日报》出版为“光华丛书”之一。待我把稿件交予温经理后，不意事过三年，都不见有出版的“迹象”，过后才被通知被搁置的理由，是因为没有人翻译为英文！不过、听说在这段日子里，温先生经常把拙稿置放于案前，这倒是笔者引以为荣的地方。这段轶事，足可为本书增添“趣闻”。

总之，现实社会是冷酷与无情的，不但虚伪装作，眼光短视更多带势利，但是，不能不说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比方说我国年轻历史古物建筑学者陈耀威先生，在听到拙书即将出版时，即刻挂来电话请命，愿代我义务校稿，尤其是与建筑工程相关的专有名词，非要特别留意不可！因为耀威兄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专才。

再如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张景云宗兄，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序，增光篇幅。吴美润小姐提供最新信息，苏庆华博士于校阅后供献宝贵意见，老友谢钦宗兄义务协助繁重的校对工作，陈秋生先生于编排方面提供意见，复蒙拿督李贤源惠赐三千元，陈昌兴、许炳发、李宝发、张秋明先生、大联合灰料有限公司、武拉必华小校友会各五百元，黄瑞桦兄的协助，给予精神上不少鼓励；以及燧人氏事业甘冒奇险，代为出版，谨此致予最高的敬礼。

二零零二年五月 改定

目次

许子根博士 序 xi

张景云 序 xiii

张少宽 自序 xvii

彩色图片 1

第一辑 宗祠家庙

邱氏龙山堂 11

陈氏颍川堂 25

杨氏植德堂 39

林氏九龙堂 45

王氏太原堂 51

伍氏家庙 57

谢氏宗德堂 63

梁氏家庙 69

第二辑 寺 庙 述 古

槟榔屿早期的福帮寺庙	77
大伯公、拿督公与土地公关系的商榷	101
巫裔献地华裔建开山王庙	111
灵签治病名闻远近——清龙宫大帝爷	117
阴间大法官——城隍公	123
灵蛇当护法——蛇庙与清水祖师	129
闽南人的守护神——凤山寺圣王公	135
代天巡狩、飘洋过海——水美宫话当年	139
护国尊王——元营宫谈谢安	145
广帮的守护神——武帝庙关公	151

第三辑 先 贤 事 迹

为革命散尽家财的吴世荣	159
辜上达与喷泉之恋	167
为纪念张弼士的莲花河	173
李丕耀的善行	179
棉兰王张耀轩	185
女菩萨陈西祥	191
同安人在檳城	195
峇峇书法家谢增煜	203
华人先贤与街名	209

第四辑 史话纵横

新马华侨支持孙、康的政治活动	217
革命策源地——槟城阅书报社	223
最早的秘密会社——义兴	231
建德堂风云	239
建德堂发祥地怡和园	245
墙壁上的风采	251
古香炉趣谈	257
屋脊上的剪黏艺术	261
褪色的甲必丹古屋	267
闲话百年古屋	273
槟榔屿交通工具忆往	279
槟城的市街与华名俗称	283
善庆和尚与佛教实业公司	287
战前的华人商业概况	291
槟城极乐寺的石刻	295



素有古代祠堂之称的慎之家塾。[详见页 268-270]